

## 第三十七章 白鳥在湖人在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一切為了慶國。”

“一切為了慶國？”

袁宏道坐著馬車，往信陽長公主的封地駛去，心裏卻對自己內心深處守了許多年的這句話感到了一絲荒唐。

很多年前，當長公主開始喜歡上如今的宰相大人時，當時身為監察院二處第一批暗中成員，袁宏道便接受了陳萍萍的安排，有了一個新的身份，有了一個新的人生，漸漸與當時還並不如何顯山露水的林若甫成為了好友。

那時隻是兩個書生的偶然相遇罷了。

當年的林若甫意氣風發，袁宏道沉穩憨厚，又經歷了院中安排的種種巧合，終於成為了所謂“摯友”。隨著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，林若甫在長公主的支持下，在官場上一路順風順水，而袁宏道卻甘心留在林若甫的身邊當一位清客，甚至當林若甫無數次暗示明示可以讓他成為一方父母官時，他都隻是淡淡一笑，拒絕了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林若甫更加將他視作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純友。隻是宰相大人沒有想到，這位朋友，一開始就背負著別的使命。

袁宏道其實也漸漸適應了這種人生，因為院子裏一直沒有什麼任務安排給他，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幾個人也一直保持著距離，這些年裏，袁宏道唯一幫助監察院做的事情，隻是蒼山別院林二公子被殺之後，替監察院圓了一個謊，栽贓給了東夷城。

正因為是他說的，所以林若甫相信了。

袁宏道這一生隻背叛了林若甫一次，也就是這一次。就足以讓宰相大人黯然退出朝廷。這是陛下的意思，經由監察院，讓他具體執行。

也許是老友的反叛真的讓宰相大人看清楚了這個人世間，所以第二日他的入宮變得無法阻攔。就連範建的連番暗示他都視若無睹。對於林家的將來，宰相已經全部寄存於女婿範閑的身上，自然不願意將親家扯進這淌渾水之中。

三月中，禮部尚書郭攸之死，刑部尚書韓誌維貶，宰相大人請罪告老，屁下挽留無果，賜銀返鄉。

都察院關於吳伯安一案的所有舉措煙消雲散，那位吳氏不知去了何處。屁下有旨，賀宗緯才學德行俱佳，入宮受賞，恩旨免試任為都察院禦史

“為什麼？”範閑坐在馬車上。輕輕彈著手中地那張紙，這是監察院內部傳遞朝廷動態的報告，他身為提司，雖然此時遠在北疆，但也隻比別的地方晚了幾天，就收到了京都裏的消息。

嶽丈大人當然不是什麼純粹意義上的好官，奸相這稱號不是白來的，但範閑依然覺得很荒謬，堂堂一國宰相，居然就這樣無聲無息在慶國的官場鬥爭中敗北！

範閑必須考慮以後的事情，雖然宰相嶽丈似乎在這一年裏沒有怎麼幫助到自己，但他清楚，包括春閨案在內的很多事情，之所以朝廷中的文官一直對自己保持著忍讓的態度，都是看在嶽丈的麵子上，除了已經倒黴了的那兩位尚書大人，自己在慶國官場上從來沒有遇見過真正的挑戰。

範閑問話的對象，是那個戴著鐵鏈無法起舞的一代雄才肖恩。

“為什麼？”肖恩有些冷漠地分析道：“因為你動手了，慶國皇帝借機削弱了文官勢力，不過僅僅兩個尚書，怎麼能滿足一位皇帝的胃口，你是宰相的女婿，如今聲名大震，日後如果皇帝真想讓你執掌監察院，那麼今日為了安全起見，宰相也必須趕快下台。”

“至於怎麼下台...”肖恩嘲諷笑道：“一位皇帝想讓一位臣子下台，可以有無數種方法。更何況你們那位皇帝向來是

個喜歡用監察院的怪人。”

之所以說慶國皇帝是怪人，是因為監察院的力量太過強大，而皇帝卻依然無比信任陳萍萍，這本來就是異數。

範閑搖頭說：“這案子有蹊蹺。就算嶽丈心痛二哥之死，想要讓吳伯安斷子絕孫，也有大把法子可用。至於在京中狙殺吳氏，還湊巧讓二皇子與李弘成碰見，如此愚蠢的行事方法，與嶽父的能力相差太遠。”

“宰相身邊有叛徒。”肖恩淡淡說道：“至於是長公主的人還是你們皇帝陛下的人，其實...並沒有什麼分別。”

範閑不敢肯定：“能夠逼嶽父下台，一定是很實在的證據，嶽父是個小心謹慎的人，怎麼可能讓敵方勢力的奸細接觸那些重要的事情？”

他哪裏想到，出賣嶽父的，就是那位袁宏道袁先生，更暫時沒有猜到這件事情的背後有監察院的影子。

肖恩有些快意地笑了起來：“藏在\*\*夜色\* (\*\*請刪除) \* (\*\*請刪除) 之中的事情，你這今年輕人知道多少？”他有資格說這個話，當年慶國朝政內亂就是這位老人一手謀劃，如果不是因為兩位親王突然死去，說不定現在的天下，早就沒有了慶國這個稱呼。

範閑眼簾微微跳動了兩下，在這些天與肖恩的對話中，他發現對方雖然被囚多年，不清楚慶國朝廷的勢力分布，但範閑稍一說明，肖恩便能清晰地發現問題所在，甚至連此次春闈案，那些涉案的京官會受什麼樣的刑罰都猜得絲毫不差。

肖恩曾經說過，宰相大人一定會因為此事下台。可是此事全無半點預兆，而且春闈案根本沒有牽涉到相府，與宰相關係破裂成仇的長公主遠在信陽，所以範閑不怎麼相信...沒想到竟然被他說中了，範閑不免有些震驚於對方毒辣的眼光，這才知道盛名之下無虛士。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看著這個老人，忽然說道：“我愈發覺得好奇，為什麼當初監察院抓到你後，不馬上殺了你。

“因為我腦子裏有很多有用的東西。”

“那至少可以下手更狠一些。”範閑說道，“比如砍了你的五肢。”

“五肢是什麼意思？”肖恩有些好奇，“任何事情都是有底限的，當事情超過我能忍受的底限時，我想，至少我還擁有殺死自己的能力，而你們...卻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。”

範閑挑眉想了想，確實是這個道理，起身向他行了一禮，便下了馬車。

他站在馬車邊上，看著遠處湖邊緩緩飄蕩著的新鮮蘆葦，隱隱明白了皇帝陛下的真正意思，朝廷是需要新血的，所謂流水不腐，宰相在那個位置上呆得已經太久了，自己在京都的突兀崛起，更是讓宰相下台的事情成了當務之急。

皇宮裏沒有哪位貴人，會允許百官之首的宰相大人擁有一個執掌監察院的女婿。如果來年陛下真的打算重用範閑，那就一定要讓宰相離開...否則就會將範閑打壓下去，但範閑心中清楚，那位陌生的皇帝陛下不會真正的打壓自己。

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如果範閑自己算是後麵的浪頭，那宰相無疑就是前麵無力拍岸的浪花，他必須告別這個曆史舞台，騰出足夠的空間來。

這隻是一次官場上十分正常的新陳代謝，看宰相離去的還算瀟灑，想來早就預料到故事的結尾，但範閑想到留在京都的婉兒，又想到那個與自己無由投契的憨拙大寶，心裏依然有些擔心，淡淡憂色上了眉頭。

“希望父親與陳萍萍能保住林家其餘的人。”他皺眉望著猶是黃色的蘆葦，心想為什麼它不肯變綠呢？心裏忽然咯噔一聲，開始思考監察院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無來由的，範閑感到了一絲憤怒，自己身為監察院提司，根本不相信院子會不知道陛下的意圖，再聯想到司理理身上的毒，他忽然感到有些寒冷。

陳萍萍隻是在不斷除去範閑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，哪怕對方是範閑的親人，這種除去的手段顯得異常冷漠，異常無情，甚至根本不會考慮到範閑的感受

下午的時候，使團曆經了許多天的旅程，終於接近了兩國交境處的大湖。大湖沒有名字，就叫大湖因為這湖特別的大。範閑看著麵前萬頃碧波，被湖麵上拂來的清風一襲，整個人清醒了許多，臉上複又浮現出陽光清美的笑容。

雖然使團車隊已經到了大湖，但要統湖而行向東，真正進入北齊國境，還需要好幾天。範閑清楚，如果肖恩真的要有動作的話，也應該就是在這幾天之內。

遠處有水鳥很自在貼著湖麵飛翔著，長長的鳥緣在水中滑行，碰見魚兒後便靈敏至極地合喙，往湖岸邊飛去，再用細爪踩住不停彈動的魚兒，銜住後舉頸向天，咕碌一聲吞下肚去，看著無比輕鬆自在。

範閑忽然心頭一動，邁步向很多天沒有去過的那輛馬車走去，掀簾而入，看著微微愕然後露出複雜表情的司理理姑娘，微微一笑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